



# 有多苦多难多累,他们就有多拼!

黄浦区是“上海之心”,也曾是上海疫情最严重的地方。上海“重启”后,听听那些来自居委会的故事,你会更加珍惜如常的每一天。

本报记者 潘高峰 沈月明

黄浦区老西门街道龙门邨居民区,原居民区书记职务被临时调整,曾经做过龙门邨居民区书记的丁敏洁火线上岗。

5月18日,丁敏洁紧到心脏病发作,晕倒在现场。同样前来支援的街道下沉干部李悦心疼得哭了。她说,我出生在1966年,已很少掉眼泪了,但在那样的情境下,实在忍不住。

艰苦卓绝的大上海保卫战中,基层社区干部有多苦,有多难,有多累,有多拼?很多细节不为人所知。

黄浦区有外滩、新天地,也有最后的老城厢二级以下旧里。房屋逼仄、人口密集、煤卫合用、门户相连……“阳”就是一大片。

面对这样的情况,很多居委干部都曾迷茫过,无助过,委屈过,崩溃过,流泪过。但这是一场战斗,战斗不相信眼泪。倒下了,站起来继续冲;流泪了,擦干泪继续干。

## 曹家街居民区 周洁 她把“办公室”搬进方舱

梦花街在4月5日时已经毫无诗意可言——当天的大筛结果是392例阳性!而整个居民区仅1900人。如此集中的暴发,在4月上旬不要说密接,光这么多阳性就根本转不出去。居民指着居民区书记周洁的鼻子骂,“为什么还不把阳性感染者赶走!”“为什么还有人在马路上走!”她无言以对,也无能为力。

4月7日、14日、15日、16日,10天之内,曹家街居委会7名社工相继感染,“全军覆没”,周洁倒在最后一天。梦花街疫情防控指挥部派来3个人接班,也全“阳”了。从3月16日起,天天晚上头抵头睡在办公室,一天睡不了一两个小时,感染是迟早的事。说起那些无助的日子,周洁泪崩了。

经常是凌晨2时、3时、4时收到随机通知:转运人员20分钟后到,请通知相关人员。她和同事赶紧去敲居民的门,请他们马上准备。这个时间要人出门转运去方舱,哪个不和你急?她们只能是苦口婆心地劝,低声下气地求:这不仅是为了你和家人好,也是为了别人好……

直到5月,说起那些最灰暗的日子,周洁仍然忍不住流泪。她说过去一段时间她哭过无数次,这是她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坎。但哭没有用,哭过了打起精神继续做居民的工作。

“中招”后周洁工作一刻没停过,只是把办公室搬进了方舱。从方舱回来,直接到办公室继续战斗。她很欣慰的是,每一个同事都是如此。

采访完要离开的时候,周洁突然问:“你们会报道吗?爸妈一直不知道我‘阳’了,和他们通话,一咳嗽就挂电话。他们从小特别宠我……”说着眼泪又夺眶而出。

## 蒙西居民区 尹晓芸 只要路走对,就不怕远

3月14日,接到居民自述发烧的电话,打浦桥街道蒙西居民区书记尹晓芸头嗡地一下就大了:最担心的事终于来了。此后,疫情迅速扩散,这里59幢楼里,57幢没有电梯,大部分都是煤卫合用。尹晓芸束手无策。因为精神高度紧张,8天她瘦了6斤。

有一天核酸检测时,正下着大雨。不知道居民看到了什么信息,哗地一起冲到楼下,挤在一堆。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她骂:“你们能干什么事?2米线懂不懂?”

这是尹晓芸人生最灰暗的时候。面对指责,她无言以对。“老阳”未走,“新阳”频出,居民有怨气。32名特保队员因为感染集体撤离后,所有重活累活都压在居委和志愿者身上。有一天下雨,街道正好发蔬菜。尹晓芸和团队不敢耽搁,57幢楼,她们一步步爬上7楼去分发。社工周雪梅脚踩到了尖锐物,血直喷出来,缝了10针。

为了与居民“和解”,5月1日深夜,尹晓芸鼓起勇气写了一封《致蒙西居民们的一封信》,发出时已是凌晨2时46分。“在这漫长而又煎熬的日



居委工作人员确保每户居民下楼进行核酸检测

## 西姚家弄居民区 邱定珠



邱定珠提醒居民下楼做核酸检测

## 瞿西居民区 江文强



居民朱耀全冲下楼为江文强(右)点赞:“有什么事情,他都是冲在第一个!”

## 市民新村居民区 张蔚



雨天,张蔚(左一)护送居民去测核酸

采访对象供图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陈梦泽 孙中钦 摄

息不对称造成的。公开信之后,她更加认识到公开透明、以心交心的重要性。曾经在动员一位居民去隔离时,对方提出,每天早晨6时,晚上9时,居委要给家里老人打个电话,关心问候。尹晓芸一天不落地做到了。事后居民十分感动,没想到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得到了尊重和满足。

## 瞿西居民区 江文强 小区清零时,他才刮胡子

瞿溪路1200弄,是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“痛点”。弄内一批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“小梁薄板”楼房,两到三层不等,建筑质量很差,且煤卫合用。租户超过70%,剩下大多是老年人。5月2日、3日、4日、5日,连续新发病例都在20例左

右。在这种几乎不设防的老旧住宅区,“拔点”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前前后后,1200弄里有五分之一的居民举家隔离。

作为瞿西居民区书记,江文强义无反顾,冲锋陷阵。行动不便的阳性感染者,江文强穿着防护服背了一个又一个。疫情紧张时,他每晚只是在办公桌上趴着睡一会儿,有时站着就睡着了。快到清零时刻,他才搞了个躺椅,第一次躺下来休息。

再苦再累都可以扛,但有一件事让江文强崩溃了。小区里一名渐冻症患者“阳”了,症状反应强烈。120打不通,江文强组织了10个人一起打,还是打不通。半小时后,这位居民渐渐没有了呼吸。悲愤难抑的江文强马上给街道办事处主任王静打电话,哭着说干不下去了,不干了。王主任问他:你走了,瞿西的老人谁来管?江文

## 西姚家弄居民区 邱定珠 我不能退,退了居民怎么办

5月27日一早,天还没亮。小东门街道西姚

家弄居民区的书记邱定珠从居委办公室的行军床上爬起来,摸着黑往外走。昏昏沉沉中,她一头猛地撞在走道的拐角上,额头上一片青紫迅速肿了起来,像一个核桃。

“这两个月是瘦了十几斤,但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。”退休返聘的邱定珠是那种脾气很好的老人,说话温柔,性格却异常坚韧。

每天一早做抗原、做核酸,中午爬楼发物资,给老人送饭,下午给病人配药,联系120急救车,晚上又是复核、转运直到凌晨二时……这样的工作节奏,年轻人都很难坚持,何况一位老人。

“其实我每天都想回家去歇着,但我告诉自己,我是书记,我不能退啊,我退了,居民怎么办?”邱定珠说,最困难的日子里,就是这样的想法支撑

## 蒙西居民区 尹晓芸



尹晓芸说:“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坚强!”

## 曹家街居民区 周洁



说起“阳”了的战友们,周洁突然哽咽了

## 北京居民区 张理群



张理群在检查防疫物资

采访对象供图

砰地一声跪在了地上。

这一幕让大家很震惊。老先生一瞬间也有些动容,但还是一声不吭。林峰告诉老人,“您今年76岁,我爸也是76岁,做小辈的都希望老的健健康康的,你们这里环境这么差,你孙女也很担心,你有什么顾虑,和我说,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。”

就这样跪在地上又劝了一个多小时,答应了种种诉求后,终于劝得老人点头同意。林峰活动活动麻木的双腿,把老太太抱下楼,送上了救护车。

回忆起那一跪,林峰很实在,他说除了想打动老人,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实在太累了。“那天下午我卸了10车物资,浑身像散了架,站了一个多小时,站不动了。”

林峰是退伍军人,1998年抗洪上过前线、堵过决口。在他看来,当初一声令下,大家往前冲,哪怕危险,但目标很明确。这回和病毒打仗,总觉得用尽了力气,却收效不大。“不管怎么说,我是一名党员,该冲的时候,就要向前冲。”

## 市民新村居民区 张蔚 最忙时一天只睡一个多小时

“从3月24日开始打这一仗,昏天黑地,十来号人一直住在居委会办公室,睡大通铺。其实很多人家就在小区,只有几步路,但两个多月一次都没回去过。每天从睁眼干到闭眼,最忙的时候,一天只能睡1个多小时。”说起那段时间,半淞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书记张蔚强忍泪水。

半淞园路街道是黄浦区的疫情重灾区,市民新村又是半淞园路街道疫情最严重的区域之一,三分之一的居民都阳过。张蔚想不通:我们都这么拼了,阳性为什么还是一天几十个地往外暴。

对张蔚来说,累不可怕,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。大量“老阳”和密接滞留在社区转不出去,每天被居民骂得灰头土脸,头都抬不起来。“一天几百个电话,除了各种突发事件和难题要处理,很多是打来骂人的。”

缺少统筹,缺少资源,手势不严,人口密集,孤军奋战,居民抵触——各种内外因交织在一起。“当时有种错觉:我们小区就这样了,永远清不了零了,永远不会解封了,特别绝望。”

朱国栋是市民新村居委的一名社区干部。让他最崩溃的是妻子确诊那天。因为太忙,顾不上家里,他心里一直心存愧疚,唯一感到安慰的是,妻子按他的叮嘱,个人防护做得很好,一直没出问题。

“那天深夜转运,我穿着防护服在大巴前一个个叫名字,核对身份。”突然,朱国栋呆住了,因为名单里的下一个名字正是妻子。抬起头时,妻子已经穿着防护服走到他面前。夫妻俩对视了一眼,谁都没说话。妻子上了车,向他轻轻挥了挥手,那一刻,朱国栋强忍着的眼泪流了出来。

## 北京居民区 张理群 方舱里,她每天打100多个电话

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丁琦宁至今无法忘记,那让人心酸又悲壮的一幕。

“居委干部一个接一个‘阳’了,最后只剩书记。在社区碰到她,她忙得没时间理我,看着她穿着蓝色隔离服,一个人带着志愿者在那里给居民发抗原、发物资,真的有一种人在阵地在的感觉。”

丁琦宁口中的“书记”,是外滩街道北京居民区书记张理群。4月22日,张理群核酸检测阳性,也进了方舱。

“我们马上安排接管专班,安排干部接手,同时以居委的名义给居民发了一封信,承诺一定把后续工作做好。”让丁琦宁没想到的是,云南居委调来的书记,一天半后就“阳”了。然后,无锡居委的书记接上去。“像打仗一样,一支接着一支部队顶上去。最艰难的时刻,就是这样挺过来的。”

张理群进方舱后,每天依然要接打100多个电话。“我人头熟,和居民感情深,大家愿意相信我,我就不愿辜负大家的信任。”因为一天也没有好好休息过,她康复得特别慢,成了最后的出院者之一。方舱邻居离开时,忍不住又回头劝她:“阿姨,你要好好休息,不能再打电话了。”